

外国文艺

AI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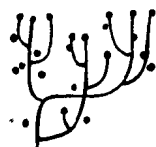
979/6

ENYI

11/10/22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七九年 第六期

目 录

福克纳短篇小说三篇 (3)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杨岂深译 (6)

干旱的九月.....杨小石译 (17)

烧马棚.....蔡 慧译 (32)

福克纳：约克纳帕塌法的故事(论文)

.....[美国]马尔科姆·考利作 李文俊译 (55)

谢德拉克(小说)

.....[美国]威廉·斯泰伦作 吴 莹译 (85)

褐石公寓(小说)

.....[美国]丽娜塔·艾德勒作 殷教进译 (115)

痛病房(长篇小说选译)

爱斯基摩人.....[苏联]亚·伊·索尔仁尼琴作 荣如德译 (134)

下月出版

面包与运动(中篇小说·续完)

.....[西德]西·伦茨作 侯浚吉 江 南译 (188)

秘鲁作家略萨及其作品

.....绍 天 (300)

美国普利策奖金历届小说奖、剧本奖获奖名单

(外国文艺资料).....梁 定 (303)

第二次索非亚国际作家会议(310) 法国新编《左拉书信集》(310) 彼得·汉德克获“卡夫卡奖”(311) 马拉默德的新作问世(311)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搬上舞台(133) 日本作家与电影(114) 新发现的鲁本斯作品(302)

西班牙画家米罗(美术家与作品).....何振志 (314)

《外国文艺》1978—1979 年总目录 (316)

E·C·里卡尔特像(油画).....[西班牙]霍安·米罗 (封二)

作品(油画).....[西班牙]霍安·米罗 (封三)

人物和鸟(铜塑).....[西班牙]霍安·米罗 (封三)

海滩上的女人(油画).....[西班牙]霍安·米罗 (封四)

福克纳短篇小说三篇



威廉·福克纳(William C. Faulkner, 1897—1962)是美国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家,在英、美及欧洲影响很大。他的作品晦涩难解,连英美读者也不免有这种感觉。他虽开始写作于二十年代,但受到批评界的特别重视,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最早系统地研究他著作的是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兼诗人马尔科姆·考利。

福克纳生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奥克斯福德镇。曾祖父是庄园主,在南方部队当过士兵,做过铁路工人,还写过小说。福克纳在小学只读到五年级,中学教育时辍时续。大学只上过一年。早在小学三年级时,教师问到他的志愿,他回答说:“想象太爷爷一样当个作家。”一次大战行将结束时,他参加了加拿大空军。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他当过房屋油漆工、商店出纳员和饭店洗盘子的伙计。194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福克纳生长于南方,长期受到宗教与旧传统的熏陶,因此他有意无意间成了南方的代言人,他对南方既痛恨,又恋恋不舍。他与南方的关系是血与肉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无怪他的作品充满了伤逝的情调,无异是南方的一曲挽歌。人们一谈起福克纳,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他所虚构的约克那帕塌法,为什么小说中虚构的地方,在读者印象中显得如此真实,甚至比真实还要真实?这固然不能不归功于作家的丰富想象和生动文笔,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家的深

入的生活经历。长期的所见所闻和生活感受在作家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他笔下的本地风光和人物举止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生吞活剥的痕迹。表面上看只是艺术上的鬼斧神工，实际上是长期积累的生活素材在他的头脑中破土、发芽、开花、结果。

福克纳的长篇，写到的家族有好几家，如沙多里斯，康普生，塞德潘，班波等等，但主要是代表旧一代贵族庄园主的康普生一家与代表新的资产阶级斯诺普斯一家。在两家的盛衰中，先后出现了几代人物。此外，他还刻划了天真质朴令人同情的黑人形象。他熟悉南方的土地和南方的居民，犹如熟悉他自己的脉搏一样。福克纳的理想人物是与自然谐和一致，亲密无间的人，而破坏自然则是真正的犯罪。在福克纳心目中，他书中所描写的凶杀，奸淫，贪婪等种种堕落行为，是人类加于自身的惩罚。

我们都知道福克纳喜用时序颠倒和镜头变换的手法，正是这一点使读者不象读一般小说那样，容易找到情节发展的线索，必须费一番爬梳整理的功夫，才能弄清来龙去脉。如《我弥留之际》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为爱迪·本德伦送丧下葬的情景。这种手法，英国的乔伊思和美国的多斯·帕索斯都经常运用。《喧嚣与愤怒》通过几个人物的叙述反映康普生一家的崩溃没落。书中迪尔绥也是福克纳成功塑造的黑人形象之一。《避难所》写的是一群困苦无告的人为非作歹的故事，初稿送到出版家，出版家回了一封信说，“此书如果出版，我两人将同入监狱。”目前的版本是福克纳重新写过的二稿。福克纳的最后一部小说是《劫掠者》，通过路休斯、普利斯特斯的回忆，使约克那帕塌法又一度笼罩着浪漫主义的气氛，而书中的几个黑人也写得有声有色，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处境的同情。

1949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福克纳发表了一篇演说，其中有几段不妨引证一下，以见其世界观和文艺思想的一斑。他说：我一生的作品是人的血汗与痛苦的产物。我不为名，更不为利，只是想从人类精神的素材中，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精神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会被炸死（当时对原子弹的恐怖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和日本——笔者）。正因为这个缘故，

今天写作的青年男女已经忘记了人类精神自身的冲突，而这才是产生好作品的唯一素材，只有它值得写作，值得付出血汗与痛苦的代价。……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不仅因为他在万物中独有永不枯竭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一个灵魂，一种富有同情、牺牲和忍耐的精神。

福克纳写下了大量丑恶、犯罪的事情，但他不是悲观主义者，而对人类怀有坚强的信念，这是值得称许之处，但也就是上面所引的几句话暴露了福克纳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作家的局限性。在进步人类正以严肃、悲壮的集体行动创造新历史的当前的动乱时代中，福克纳只看到抽象的人类精神——也就是个人精神——的伟大，而无视了活跃于世界各个角落参加政治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光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圣洁的灵魂，解救不了苦难中的世界。对于这一点，新中国的读者更有体会。

这里介绍的三篇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都是他的著名作品。

《纪念爱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短篇代表作之一，常为选家所看中。福克纳以半惋惜半谴责的心情塑造了这一腐朽的南方旧制度的象征。时代变了，但爱米丽还迷恋骸骨，死死抱住所谓她的“贵族身份”不放，结果造成了悲剧，走上了杀人的道路。悲剧的发生当然有她个人重大因素，但决不能用乖僻性格解释一切，家庭的和社会的原因对她的态度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南方的没落和生存在旧制度之下的人们的活动和心理，还是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出来。

《干旱的九月》写一个悲惨的南方种族歧视的事件：一群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只凭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白种妇女的一句谰语就杀害了一个无辜的黑人，但是一个白人理发师却不同意这种暴行。虽然 he 不能阻止那帮暴徒的行凶，但是反映出在弥漫着恶毒的种族歧视的气氛的南方仍不乏正直、善良的心。

《烧马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对穷白人斯诺普斯的痛苦作了淋漓尽致的刻划。

杨岂深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杨岂深译

1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座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味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现在爱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军人墓。

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镇长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起，期限从她父亲去世之日开始，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是全镇沿袭下来对她的一种义务。这也并非说爱米丽甘

愿接受施舍，原来是沙多里斯上校编造了一大套无中生有的话，说是爱米丽的父亲曾经贷款给镇政府，因此，镇政府作为一种交易，宁愿以这种方式偿还。这一套话，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象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得出来，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

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这项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二月份到了，还是杳无音信。他们发去一封公函，要她便中到司法长官办公处去一趟。一周之后，镇长亲自写信给爱米丽，表示愿意登门访问，或派车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却是一张便条，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细小，但墨水已不鲜艳，信的大意是说她已根本不出外。纳税通知附还，没有表示意见。

参议员们开了个特别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她进行了访问。他们敲敲门，自从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开授瓷器彩绘课以来，谁也没有从这大门出入过。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仆把他们接待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又不透气，这屋子长久没有人住了。黑人领他们到客厅里，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皮套子。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便更可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等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

她一进屋，他们全都站了起来。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拖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一根乌木拐杖支撑着她的身体，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不过是丰满，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上去象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当客人说明来意时，她那双凹陷在一脸隆起的

肥肉之中，活象揉在一团生面中的两个小煤球似的眼睛不住地移动着，时而瞧瞧这张面孔，时而打量那张面孔。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来。她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直到发言的代表结结巴巴地说完，他们这时才听到那块隐在金链子那一端的挂表嘀嗒作响。

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过了。或许你们有谁可以去查一查镇政府档案，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我们已经查过档案，爱米丽小姐，我们就是政府当局。难道你没有收到过司法长官亲手签署的通知吗？”

“不错，我收到过一份通知，”爱米丽小姐说道。“也许他自封为司法长官……可是我在杰斐逊无税可交。”

“可是纳税册上并没有如此说明，你明白吧。我们应根据……”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我在杰斐逊无税可交。”

“可是，爱米丽小姐——”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将近十年了。）“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应声而来。“把这些先生们请出去。”

2

她就这样把他们“连人带马”地打败了，正如三十年前为了那股气味的事战胜了他们的父辈一样。那是她父亲死后两年，也就是在她的心上人——我们都相信一定会和她结婚的那个人——抛弃她不久的时候。父亲死后，她很少外出；心上人离去之后，人们简直就看不到她了。有少数几位妇女竟冒冒失失地去访问过她，但都吃了闭门羹。她居处周围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男子拎

着一个篮子出出进进，当年他还是个青年。

“好象只要是一个男子，随便什么样的男子，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似的，”妇女们都这样说。因此，那种气味越来越厉害时，她们也不感到惊异。那是芸芸众生的世界与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之间的另一联系。

邻家一位妇女向年已八十的法官斯蒂芬斯镇长抱怨。

“可是太太，你叫我对这件事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说。

“哼，通知她把气味弄掉，”那位妇女说。“法律不是有明文规定吗？”

“我认为这倒不必要，”法官斯蒂芬斯说。“可能是她用的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我去跟他说说这件事。”

第二天，他又接到两起申诉，一起来自一个男的，用温和的语气提出意见。“法官，我们对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过问了。我是最不愿意打扰爱米丽小姐的人，可是我们总得想个办法。”那天晚上全体参议员——三位老人和一位年纪较轻的新一代成员在一起开了个会。

“这件事很简单，”年轻人说。“通知她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不然的话……”

“先生，这怎么行？”法官斯蒂芬斯说，“你能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吗？”

于是，第二天午夜之后，有四个人穿过了爱米丽小姐家的草坪，象夜盗一样绕着屋子潜行，沿着墙角一带以及在地窖通风处拼命闻嗅，而其中一个人则用手从挎在肩上的袋子中掏出什么东西，不断做着播种的动作。他们打开了地窖门，在那里和所有的外屋里都撒上了石灰。等到他们回头又穿过草坪时，原来暗黑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爱米丽小姐坐在那里，灯在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象是一尊偶像一样。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过草坪，进

入街道两旁洋槐树树荫之中。一两个星期之后，气味就闻不到了。

而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镇上的人想起爱米丽小姐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终于变成了十足疯子的事，都相信格里尔生一家人自视过高，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爱米丽小姐和她一类的女子对什么年轻男子都看不上眼。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又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因此当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即令她家有着疯癫的血液吧，如果真有一切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不至于断然放过。

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爱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单身独处，贫苦无告，她变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体会到多一便士就激动喜悦、少一便士便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们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不论是教会牧师访问她也好，还是医生想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好。正当他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她发疯。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象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她病了好长一个时期。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象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

行政当局已订好合同，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一群群孩子跟在他身后听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而黑人则随着铁镐的上下起落有节奏地哼着劳动号子。没有多少时候，全镇的人他都认识了。随便什么时候人们要是在广场上的什么地方听见呵呵大笑的声音，荷默·伯隆肯定是在人群的中心。过了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那辆黄轮车配上从马房中挑出的栗色辕马，十分相称。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爱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因为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不过也有别人，一些年纪大的人说就是悲伤也不会叫一个真正高贵的妇女忘记“贵人举止”，尽管口头上不把它叫作“贵人举止”。他们只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属应该来到她的身边。”她有亲属在亚拉巴马；但多年以前，她的父亲为了疯婆子韦亚特老太太的产权问题跟他们闹翻了，以后两家就没有来往。他们连丧礼也没派人参加。

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交头接耳开了。他们彼此说：“你当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当然是罗。还能是别的什么事？……”而这句话他们是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轻快的马蹄得

得驶去的时候，关上了遮挡星期日午后骄阳的百叶窗，还可听出绸缎的窸窣声：“可怜的爱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比如说，她那次买老鼠药，砒霜的情况。那是在人们已开始说“可怜的爱米丽”之后一年多，她的两个堂姐妹也正在那时来看望她。

“我要买点毒药，”她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象中的灯塔守望人所应有的。“我要买点毒药，”她说道。

“知道了，爱米丽小姐。要买哪一种？是毒老鼠之类的吗？那么我介——”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种类我不管。”

药剂师一口说出好几种。“它们什么都毒得死，哪怕是大象。可是你要的是——”

“砒霜，”爱米丽小姐说。“砒霜灵不灵？”

“是……砒霜？知道了，小姐。可是你要的是……”

“我要的是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象一面拉紧了了的旗子。“噢噢，当然有，”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作什么用途。”

爱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于是，第二天我们大家都说：“她要自杀了”；我们也都说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我们第一次看到她和荷默·伯隆在一块儿时，我们都说：“她要嫁给他了。”后来又说：“她还得说服他呢，”因为荷默自己说他喜欢和男人来往，大家知道他和年轻人在麋鹿俱乐部一道喝酒，他本人说过，他是无意于成家的人。以后每逢礼拜天下午他们乘着漂亮的轻便马车驰过：爱米丽小姐昂着头，荷默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烟，戴着黄手套的手握着马缰和马鞭。我们在百叶窗背后都不禁要说一声：“可怜的爱米丽。”

后来有些妇女开始说，这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男子汉不想干涉，但妇女们终于迫使浸礼会牧师——爱米丽小姐一家人都是属于圣公会的——去拜访她。访问经过他从未透露，但他再也不愿去第二趟了。下个礼拜天他们又驾着马车出现在街上，于是第二天牧师夫人就写信告知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属。

原来她家里还有近亲，于是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起先没有动静，随后我们得到确讯，他们即将结婚。我们还听说爱米丽小姐去过首饰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着“荷·伯”。两天之后人家又告诉我们她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因此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着实高兴。我们高兴的是两位堂姐妹比起爱米丽小姐来，更有格里尔生家族的风度。

因此当荷默·伯隆离开本城——街道铺路工程已经竣工好一阵子了——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异。我们倒因为缺少一番送行告别的热闹，不无失望之感。不过我们都相信他此去是为了迎接爱米丽小姐作一番准备，或者是让她有个机会打发走两个堂姐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小集团，我们都站在爱米丽小姐一

边，帮她踢开这一对堂姐妹。）一点也不差，一星期后她们就走了。而且，正如我们一直所期待的那样，荷默·伯隆又回到镇上来了。一位邻居亲眼看见那个黑人在一天黄昏时分打开厨房门让他进去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于爱米丽小姐呢，我们则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她。黑人拿着购货篮进进出出，可是前门却总是关着。偶尔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窗口晃过，就象人们在撒石灰那天夜晚曾经见到过的那样，但却有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她没有出现在大街上。我们明白这也并非出乎意料；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

等到我们再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象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象是一个活跃的男子头发。

打那时起，她的前门就一直关闭着，除了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约有六七年的时间之外。在那段时期，她开授瓷器彩绘课。在楼下的一间房里，她临时布置了一个画室，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时代人全都把女儿、孙女儿送到她那里学画，那样的按时按刻，那样的认真精神，简直同礼拜天把她们送到教堂去，还给她们二角伍分钱的硬币准备放在捐献盆子里的情况一模一样。这时，她的捐税已经被豁免了。

后来，新一代成了全镇的骨干和精神，学画的学生们也长大成人，渐次离开了，她们没有让她们自己的女孩子带着颜色盒、令人生厌的画笔和从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到爱米丽小姐那里去学画。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关上了，而且永远关上了。全镇实行免费邮递制度之后，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人拒绝在她门口钉上

金属门牌号，附设一个邮件箱。她怎样也不理睬他们。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那黑人的头发变白了，背也驼了，还照旧提着购货篮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都寄给她一张纳税通知单，但一星期后又由邮局退还了，无人收信。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象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我们说不上她是不是在看着我们。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里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黑人。我们甚至连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从黑人那里去打听什么消息。他跟谁也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了。

她死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笨重的胡桃木床上还挂着床帷，她那长满铁灰头发的头枕着的枕头由于用了多年而又不见阳光，已经黄得发霉了。

5

黑人在前门口迎接第一批妇女，把她们请进来，她们话音低沉，发出啾啾声响，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扫视着一切。黑人随即不见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就不见踪影了。

两位堂姐妹也随即赶到，他们第二天就举行了丧礼，全镇的人都跑来看看覆盖着鲜花的爱米丽小姐的尸体。停尸架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一脸深刻沉思的表情，妇女们唧唧喳喳地谈论着死亡，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还穿上了刷得很干净的南方同盟军制服——则在走廊上，草坪上纷纷谈论着爱米丽小姐的一生，

仿佛他们是他们的同时代人，而且还相信和她跳过舞，甚至向她求过爱，他们把按数学级数向前推进的时间给搅乱了。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广袤的连冬天也对它无所影响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来才象窄小的瓶口一样，把他们同过去隔断了。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爱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门猛烈地打开，震得屋里灰尘弥漫。这间布置得象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